

教外別傳

卷第七
之八

文小川傳卷七 天王傳

C40

4514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資州華嚴雲山
我微笑塔院丘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詩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教外別傳卷七

南嶽下二世

天王道悟禪師

馬祖一法嗣

天王道悟禪師渚宮崔氏漢子王之胤十五出家二
十三受戒三十謁石頭頻沐指示而不契次謁忠國
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
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
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
蒙旨已便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為廬節使來訪師
不為加禮節使怒擒師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

聞空中天王神噴責聲遂哀悔設拜火焰頓息宛然
如初乃躬往江邊迎師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益自敬
重于府西造天王寺供師○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
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龍潭曰這箇眼目
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廬○僧問如何是玄妙
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
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
處○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
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
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

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

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

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峯存
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爲法眼益皆謂雲門
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
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
二人一住荆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荆南城東
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
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
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
悟禪師碑云道悟諸宮人姓崔氏子玉之後亂也年
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諸嵩山受戒
三十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
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
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
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
便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極目
中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
荒榛曾未修創觀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
纓歸乃見徧衙火發內外烘餒莫可近之唯聞空中

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道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六十二坐六十三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卽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於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鑒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今荆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趙狀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呂夏卿張

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反以爲悞然佛國白續燈錄敘雪竇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爲馬祖之嗣達觀穎以丘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符載碑耳今以二碑參合故於馬祖法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而以天王道悟嗣石頭以慧真文賁幽閑嗣之始不差誤竊攷五燈會元天皇皇傳後紀載前說宋時于越雲壑瑞禪師所述心燈錄亦同是見因集五家語錄著有五宗源流圖說實諸耆宿謬相印可愛是不避狂瞽僭妄改正以俟後世明聖道流再加訂覈焉

南嶽下三世

龍潭崇信禪師

天王悟
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初悟和尚居天王寺師家於寺巷其家賣餅師日以十餅饋之天王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

我持去何返遣我其別有旨乎遂造問焉天王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天王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天王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天王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笑巖實云龍潭名迷悟皆爲剽法若實未會不可瞎驢趁大隊復問如何保任天王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李翱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

無真如般若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南嶽下四世

德山宣鑒禪師

龍潭信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常講金剛般若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干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樓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

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
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
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
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引身曰子親到
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雪竇顯云將錯就錯雲峯
悅云大小德山向壺窺裏淹
殺黃龍心云雪竇與麼道不知德山將錯就錯不
知龍潭將錯就錯識休咎底衲僧必知去處未過關
者亦宜辨取還相委悉麼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金粟悟云既云潭又不見龍又不現因甚道子親
到龍潭怎麼大似方木逗圓窳師一夕待立次龍潭
且道什麼處是親到處試斷看曰更深何不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龍潭
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龍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

禮拜龍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
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
箇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
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䟽欽堆法堂前舉火炬曰
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
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
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瀉山坐次
殊不顧眄師曰無無雪竇顯着語
云勘破了也便出至門首乃曰
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
提起坐具曰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雪竇着語云 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首座

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瀉山曰此子已後

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雪竇着語云

云一勘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險墮飛騎將軍入虜

庭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不放過孤峯頂上草裏

坐咄五祖戒云德山大似作賊人心虛瀉山也是

賊過後張弓昭覺勤云雪竇道勘破且道是勘破

德山爲復勘破瀉山徑山杲云二○師住澧陽三

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初

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堅請

居之大闡宗風○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

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

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

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益云大小德山話

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

意作麼生德山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

顯云此二老宿雖然裁長補短舍重從輕要見德山

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

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還識新羅僧麼只是

撞着露柱底瞎漢瀉山詰云德山大似清平世界

銍甲磨槍這僧不惜性命頭白刃法眼道話作兩

極大似撞病相治圓明道龍頭蛇尾也是金鎗難辨

雪竇道作主麼出來與大瀉相見乃豎拂云去去西

新路僧作主麼出來與大瀉相見乃豎拂云去去西

天路迢迢十萬餘五祖演云衆中舉者甚多會者

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底出來道看

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

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道某甲話也未問棒也

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麼到這裏須是箇人始得

黃龍清云雖則雪竇高提祖令坐斷寰區只解瞻前

不能顧後這僧堂堂出來什麼處是撞着露柱處還
有人辨得麼若也辨得不唯與新羅僧撞着露柱盡大
人眼目分明若辨不得非唯新羅僧撞着露柱盡大
地衲僧箇箇出來撞着露柱昭覺勤云德山大似
金輪聖主寰中獨據四方八表無不順從等隔布一
勅施一令直得草偃風行若不是這僧爭見殺活擒
縱威權自在法眼圓明雪竇雖則直指單提各能扶
豎德山要在且只扶得未後句未扶得最初句且作麼
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巋騰六合
雲護國元云忒煞倚勢欺人山僧見處也要諸人
共知這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你是甚處人便與
歇倒禪床剔起便行直饒德山如劍樹似血盆
也須倒退三千里何故識法者懼金粟悟云古今
拈提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殊不知德山出一計要尋
知已這僧若是敵手他打時但接棒輕輕推一推○
不唯絕斷他後來葛藤管這老漢必也全身遠害○

龍牙問學人仗鎧鉞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

前曰因

法眼益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

龍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

龍牙後到洞山舉前話洞山曰德山道甚麼龍牙曰
德山無語洞山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

老僧看龍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

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福保

展云龍牙只知進前不知失步羣巖芝云龍牙當斷不斷如今作麼生斷法華舉云諸上座莫是德山無機鋒麼爲當別有道理良久云德山引頸龍牙獻劍東禪觀云龍牙抱劍傷身自招過咎德山爲頭作主幸好機籌忽被洞山指蹤不覺尾巴露出○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

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

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雪峯因此有省

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春梁骨硬似鐵杓不折

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

保福展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

言教過於德山便怎麼道招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保福云中後如何招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痒保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招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謙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

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

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洛浦如教而問師

便打洛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洛浦回舉似臨

濟臨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

麼洛浦擬議臨濟便打

巖頭齋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來

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祇如臨濟道我從前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

看○上堂問卽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

僧曰某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

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

卽雪峯也

存上來師曰我自喚

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見處卽

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

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

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

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雲門偈云讚佛讚祖

須是德山老人始得

琅瑯覺云諸方若與麼會入地獄如箭射只如雲門與麼道也是入地獄如箭射

○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

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天童華云這僧是透關底漢若非德山本分鉗鎚幾乎死在句下只如德山道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又作麼生嶺梅殘雪裏雲鬢未梳時○師見僧來為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僧叅師曰維那今日幾人新到維那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

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

南嶽下五世

巖頭全齋禪師德山鑒法嗣

鄂州巖頭全齋禪師泉州柯氏子優游禪苑與雪峰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臨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叅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德山曰作麼師便喝德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叅堂德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腳

人至來日上問訊德山曰閣下是昨日新到否曰是
德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齋終不自謾
德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
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洞
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
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擗雪竇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
風行要且不能塞斷天下人口當時纔拜劈脊便打
非唯劉絕洞山亦乃把定齋老還會麼李將軍有嘉
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耶耶覺云巖頭無人問着
不妨奇特纔被洞山腦後一錐便乃冰消瓦解昭
覺勤云德山據令而行只得一半洞山通方有眼千
里同風巖頭既善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大似作家戰
將臨陣扣敵七事俱全不妨奇特敢問那箇是一手
擡一手擗處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徑山杲云

猛虎不識奔奔中身死蛟龍不怖劒劒下身巖頭
雖於虎奔之中自有透脫一路向劒刃上有翻身之
機若仔細檢點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爲巖頭作
主底麼出來與大慧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泊合
停囚長智教忠光云還知三大老落處麼德山和
身放倒洞山帶水拖泥若非巖頭具通方眼有格外
機爭顯功高汗馬且作麼生是一手擡一手擗處殺
人刀活人劍楚石琦云德山咬猪狗手脚巖頭銀
了底精金葛剎相逢更無回互將他八兩換得半觔
洞山雖是作家也只傍觀有分妙喜費許多氣力作
什麼拈拄杖書一畫云一○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

擎鉢下法堂雪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
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雪峰舉似師
師曰大小德山未曾末後句在德山聞令侍者喚師
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德山乃休明日陞

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

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

得三年活德山果三年後示滅明招護代德山云

箇獨眼龍元來只有一隻眼姝不知德山是箇無齒

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得明日與昨日不同諸人

要會未後句麼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翠巖真

云德山巖頭一狀領過雪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

在瀉山謁云巖頭大似高崖石裂直得百里走獸

潛蹤若非德山度量深明爭得昨日與今日不同

瀉山果云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途透出威音外須

明肘後符且道那裏是巖頭識破德山處若檢點得

出非但參學眼明亦乃領過雪峯其或縑素不辨邪

正未分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高峯

妙云佛祖機緣古今公案其中誦說無出於此或謂

巖頭智過於師故有密啓其意姝不知犯彌天之咎

萬劫遭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撫掌大笑云待者分

明記取三十年後有人證明千巖長云末後後句予

德山巖頭雪峯總跳不出乃喝一喝云大丈夫當爲

真王何以假爲天奇瑞云岩頭明招雪竇三箇宗

師出廣長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要且歌揚德山未

後句不出何故設使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亦不能宜

布演說山僧也不論他劫外今時向初托鉢處只道

箇蒼天蒼天無事不畢大眾會麼更發一頌以爲良

鑑頌云蒼天蒼天密密綿綿坐斷象後壁立空前恒

沙頭角到此盡捐蕩蕩然四方獨步落落然入表無

牽針毛栗芥通成曲拍手隨緣唱囉哩徑山信云

密啓其意壁上貼門神低頭歸方丈慚惶殺人果與

尋常不同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祇得三年

活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豈受人塗污咄咄

與雪峰欽山聚話雪峰驀指一椀水欽山曰水清月

現雪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碗而去○師與雪

峰同辭德山德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

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

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
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師住鄂州
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
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
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撓舞棹卽不
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
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那耶

覺云欺敵者公大瀉智云巖頭業在其中只得通
身泥水老婆雖有丈夫手段也是家醜外揚天奇
瑞云綿裏有針泥裏有刺不妨這婆子具如此之見
若不是巖頭大難祇對當時纔見婆來便撐船別去
直饒蕩盡世界手段到這裏也沒處施呈笑巖寶
乃呵呵笑云此婆子圖箇什麼巖頭當時待他纔拋
便劈春一棹俱打入水中始較些子何故不見道祇
這一箇也不消得
徑山信云這婆子雙髻若是巖
頭和這婆子送向水中令他母子聚頭無離骨肉頌
云不消這箇意如何賣弄家私臭老婆惡浪千層捲
殘月萬山愁

○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觀三兩
斷白雲多

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
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
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
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
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摩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
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
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

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小嚴無語

徑山杲舉

了喝云

○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石

霜曰不必聞黎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

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

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夾山上堂曰前日

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

夾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夾山曰若無人道得山

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

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徑山杲云
癡人面前

說不得

○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

顧曰作麼羅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

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羅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

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

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羅山曰不肯德山

卽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

是無光羅山禮拜

徑山杲云巖頭父子雖善踏去明
來仔細點檢將來未免憫懣敲磕

○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

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因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

笑僧後到雪峰雪峰問甚處來曰巖頭來雪峰曰巖

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雪峰便打三十棒趨出

馮山
詰云

這僧黃巢過後曾收得劍却向巖頭處施設及至雪
峯前鋒鉞不露何故爲他巖頭大笑一聲直得天地
陡暗四方絕唱若不得雪峯幾乎陸地平沉不見道
殺人刀活人劍承天宗云可惜許這般漢只學得
勝負之法殊不知是生滅之因我當時若○僧問雪
見但向他道作家作家教他擔板過一生○僧問雪
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
審和尚見性如何雪峯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問
師師與三擲雪竇顯云應病設藥且與三
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德山一
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
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
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
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德山曰汝道他如

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

在○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滿盛油招慶

問羅山云巖頭道銅鈔鑼裏滿盛油意旨如何羅山
召大師招慶應諾羅山云彌猴入道場羅山却問明
招有人問你作麼生明招云箭穿紅日影
徑山果

頌云彌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箇老古錐擔雪共
填井喝○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瑞巖

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

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

瑞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

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

雪峰義存禪師德山鑒
法嗣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真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鎮阻雪巖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巖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腳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巖頭喝曰噇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巖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

未穩在巖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刻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巖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巖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巖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巖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

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洞山曰大衆喫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洞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天童覺云雪峯步步登高不覺草鞋跟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雙行自然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雪峯意在什麼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來雪竇宗云直木不棲鸞鳳金針已繡鴛鴦若不是新豐老人便見水消瓦解○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洞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洞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洞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昭代云某甲早困也○師辭洞山洞山曰

子甚處去曰歸嶺中去洞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洞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洞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洞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洞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瑯琊覺云心籠者失○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遂蹋倒栖當下汗流○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甚麼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

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鏡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鏡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馮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有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長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卽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長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長慶曰何異於錯○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僧辭

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靈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靈雲亦舉拂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後僧舉問玄沙備玄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

祭壽稠

○問僧甚麼處來僧曰

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

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僧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僧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問慧全汝得

入處作麼生慧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慧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淺草麀鹿成羣如何射得麀中主師喚全坦全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瀉山來師曰瀉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瀉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瀉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備云山頭老漢嗟過瀉山也○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偈云一舉四十九○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稜舉似王

延彬太傅了乃云此僧合喚轉與一頓○師問長慶

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長慶便出去○問

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

長慶稜云險

○上堂

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

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攔向師前

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玄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

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尚作麼生玄沙曰用南山作麼

實峯文云雪峯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似新婦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將拄杖攔向面前作怕勢爲蛇畫足玄沙道用南山作麼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在窠窟裏更無一箇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鵬臭布衫上知

此氣息也難得護國元云雪峯搖頭雲門擺尾長慶爲蛇畫足玄沙一向稱背諸人還知這一隊漢落處麼妙舞也應誇遍○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巖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巖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巖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巖頭

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巖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

鴻山語云大雪峯巖頭

却被這僧勒破泐潭準云大衆雪峯是會末後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如今兒孫徧天徧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末後巖頭與劈頭說破了也未免有些謂說久叅先德一舉○上堂盡大地撮來如便知後學初機莫道不疑好

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杖問雲門

云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雲門云有長慶云作麼生雲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又云狼籍不少雲峯悅云正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葛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鴻山語云我更爲諸人土上加泥乃舉拄杖云看看雪峯老人向你諸人面前放局咄爲什麼屎臭氣也不知照覺動云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擘太華逗黃河亦非斂手若向這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驢龍

窟明珠噴梅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遂卓拄杖云割靈隱嶽云陝府鐵牛不覺膽顫嘉州大像通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庵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庵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卽不剃你頭庵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卽與剃却昭覺勤云庵主雖是生鐵鑄就奈雪峯是本分鉗錘當初若只顛預爭得驚天動地還委悉麼全鐵價調多力恨無酬○師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拈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何處涅槃曰辟支巖

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涅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涅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涅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涅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涅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憇數日涅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玄沙曰是卽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玄沙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三聖曰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

繁

雪竇顯云可借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保寧展云爭不足讓有餘

驚着報寧卽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便拽拄杖打出三門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着諸禪德且道保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出來定當看良久咄把手拽不入馮山詰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曾作客雪峯大似孟嘗門啓豈懼高賓承天大宗云布幔天網須是雪峯深入虎穴還他三聖衆中有般漢商量道雪峯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若哉深屈古人若非此二員作家不能橫行天下經山果云一人籠似丘山一人細如米絲雖然籠細不同秤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眞實告報汝等諸人切忌鑽龜打瓦天童華云若謂二俱作家未具透關眼在且道歸宗恁麼說話還見二老落處也無諸人若辨得出歸宗性命在諸人手裏若辨不出諸人性命在歸宗手裏楚石琦云透網金鱗

以何爲食待汝出網來却向汝道衝開碧落松千丈截斷紅塵水一溪笑巖實云這雪峯老漢龍頭蛇尾待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只向伊道與麼則不虛爲臨濟兒孫待伊眼目定動勞春便

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

麼師便打

雪竇顯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教在忽若總不辯明平地上有甚數

玄沙

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

毬一時拋出玄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

如此玄沙曰也是自家事

徑山杲云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一日

陞座衆集定師輒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

白雲端云

此箇時節衆中皆言子父共作一大事如此見解還夢見也未海會今日布施諸人乃云濃研香翰深蘸

紫毫○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趙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趙州曰苦曰飲者如何趙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雪竇顯云衆中總云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卽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浮山遠云趙州不因這僧爭得與雪峯粘見雪峯不得趙州爭能圓得此話大小雪竇刺腦入膠盆薦福懷云諸仁者作麼生會不答話底道理讚歎趙州卽不無還知趙州一片玉瑕生麼若人檢點得出相如不誑於秦主五祖演舉了云若有人

問五祖古澗寒泉時如何老僧只向他道水飲者如何但云當下止渴或有箇漢出來問道與曹溪水是處淤菜長蘆夫云扶堅宗乘須還大匠雪峯田高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定有亂作褒貶深屈古人然妨奇性如今衆中隨言定有亂作褒貶深屈古人然則相席打令自有知音鏤骨銘心罕逢明鑒徑山杲云雪峯不答話疑殺天下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則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兩頁門棹出岳濟民田飲者如何清涼泉時如何有兩頁門若人辨得許你有衆學眼楚石琦云妙喜老人可謂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怨中慍云杲曰昇天宿雲解駁陽春回律枯枿萌芽直得長空皎皎萬彙熙熙若是覆盆之下朽腐之餘又爭惟得這僧當面踉蹌過累互相拏展要且只能委曲不能直截今日有問古澗寒泉時如何蟻子拏天柱飲者如何藕絲掛須彌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徑山信云雪峯老老大大未免隨人起倒趙州若無這僧何處得見雪峯雙髻今日將二老縛作一束拋在春風堆裏任他花開花

落還有人與二老雪屈者麼頌云五里一箇亭十里一箇鋪方便有多岐出門不認貨雪峯老何處討烟波江上釣魚舟夾岸荻花秋正好殘

○師因闍王封

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

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玄沙將一張

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

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覆船曰何不

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

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

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雪竇顯向爲甚覆船處代云久嚮雪峯待老漢擬議拂袖便行

又於末後着語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能辨得天

下橫行 昭覺勤云雪峯有驗人句覆船有透關眼

雪竇有陷虎機且道崇寧成得箇什麼邊事

徑山杲云作家宗師天然有在然雖如是也是作賊人心

虛是則不干這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當時但添打

覆船便了且道渠過在什麼處老大大不合人

代語楚石琦云覆船道渠無生死還契得雪峯意

麼若契得雪峯意爲什麼道我有二十棒寄打覆船

二十棒老僧自喫會麼這裏若會便見妙喜道作賊

人心虛勘破雪峯了也是則不干這僧事二十棒何

須自喫但更添二十棒只打覆船便了你

道妙喜還有過也無頭上着枷脚下着枷

○問拈槌

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

頭出去師不顧

法眼益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

○師謂鏡清曰古

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

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鏡清代曰比來

拋瓢引玉

法眼益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普請大路逢一獼猴

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叟生也三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顯云好與二十棒這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師於僧堂前坐衆

集師拈拄杖曰這箇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問忽遇上

上人來時如何師拈起拄杖雲門偈云我不似雪峯打破狼籍僧便問未審

和尚如何師便打護國元云宗師家有擒有縱有殺有活若是蛇頭上指痒痒南明又且不然○閩師施

云我這裏爲中下機人忽有雲門打葛藤○閩師施

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

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疎山仁云雪峯道輕打我意作麼生疎山云頭

上插瓜蠶垂尾腳跟齊○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還句

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展祇如雪峯有甚麼言教

便似羚羊挂角時保福云○師曰飯籬邊坐餓死人

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籬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感潭資國禪師德山鑒法嗣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

曰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趂出師凡接

機皆如此

瑞龍慧恭禪師德山鑒法嗣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德山問會

麼曰作麼德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德山大笑遂許入室洎德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

德山鑒法嗣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德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掣却德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德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掣却德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德山曰何不成禪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禪箇甚麼德山曰子大似箇鐵橛○後雪峰訪師茶話次雪峰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雪峰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

有一椀水雪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雪峰接得便潑

却雲門偈云莫壓良爲賤

高亭簡禪師

德山鑒法嗣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曰不審德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徑山杲云

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箇伶俐師僧若要法嗣德山則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楚石琦云如今衆中商量道高亭見德山不與他說語便去所以妙喜道猶與德山隔江在還曾夢見高亭麼拈起拄杖云便好喚回與一頓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南嶽下六世

瑞巖師彥禪師

巖頭儼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聞之許氏子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巖頭曰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卽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巖頭每與語徵疇無忒○後謁夾山夾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夾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夾山曰灸瘡癰上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夾山休去潞山語云瑞巖雖然威憚尼愬爭奈夾山水清不容徑山杲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師又問夾山與麼卽易不與麼卽難與麼卽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卽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夾山曰老僧謾

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巖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師尋居丹丘瑞巖

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

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參玄沙備玄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巖玄沙云有何怪言乃云徒

僧舉前話玄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玄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

僧無對雪竇顯云蒼天蒼天保寧勇云和尚爲

什麼對面不聞雲居元云天下宗師總爲這僧下

語大似東家死人西家人助哀直饒瑞巖自由頭來

也是棺木裏瞪眼昭覺勤云百丈寒潭徹底月在

波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凜凜孤標澄澄

丰采及至月離碧潭影在雲衢遂乃當面蹉過當時

若是箇漢待伊道卽今還喚得應麼直下便喝○鏡

非唯把斷玄沙要津亦乃與瑞巖老子出氣○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卽被覆

載鏡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羅山道閑禪師

巖頭齋
法嗣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謁石霜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石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師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擯矩無對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雙駒

後僧舉似疎山仁疎山云石牛欄古路一馬生

寅○僧辭保福保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保福曰

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

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劒一劒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舉似保福保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朝覲師特爲辦茶筵請保福保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保福遂來○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無軫無

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無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趂出無軫舉似招慶招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招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

玄沙師備禪師

雪峯存法嗣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雪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雪峰問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雪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

二祖不往西天雪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因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雪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峰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雪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明招議云當與麼時莫道胡漢俱隱別作麼生道師曰彼明招云喪也瑯琊覺云不見道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鼓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

裏作活計鼓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鼓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

師曰我得汝不得

昭覺勤云灼然這一條路作者方知直得窮天地亘萬古而不移消

切石空芥城而無盡便是透關底也須着眼始得一

等是怎麼時節爲什麼我得汝不得切忌向驢胎馬

腹裏作活計淨因成云叢林中往往在作鼓山未到

玄沙境界會却諸人要識玄沙鼓山麼不見道盡出

這箇不得南華曷云旋轉鼻孔換却眼睛若無這

箇手段如何扶豎宗乘雖然如是直是好笑笑須三

十年且道笑箇什麼情知汝在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東禪觀云某甲當時若作鼓山待玄沙道及人出

這箇不得即云和尚元來別有長處不圖成

就前功且要與玄沙向驢胎馬腹裏相見

○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庵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

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庵主曰且坐喫茶師

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峰次有二僧從階下過雪

峰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與麼雪峰曰汝

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雪峰指火曰三世

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雪峰

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南際到雪峰雪峰

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南

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拈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

許多辛苦作麼大瀉眞如舉此云玄沙恁麼道大瀉

遠近聞○雪峰普請畚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

皆喪皆喪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

衆愕然雪峰曰俊哉

天奇瑞云當央捧出仁義之心拋向背後衲子之英事到其間

不得不然舉拂子作釣魚勢云看看復墮云新月掛蘿沉玉鈞幾回空泛小舟歸

○侍雪峰

遊山次雪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

師曰高多少雪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卽不

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雪峰曰你又作麼

生師曰七尺八尺

瑯琊覺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雪峰曰世界

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

火爐曰火爐闊多少雪峰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

脚跟未點地在

鏡清憊問僧爲復古鏡致火爐與麼開火爐致古鏡與麼大西院明云

與麼問人也未可在

雲門偈云餽飯泥茶爐元叟端云古鏡卽是火爐火爐卽是古鏡不是雪峰老

漢爭得頭正尾正鷲峯今日忽有人問火爐闊多少

只向道隨家豐儉天奇瑞云大眾且道世界誰世

界古鏡誰古鏡不可逐境打徹兩截豎起拄杖云這

是古鏡若然直下承當坐斷雪峰玄沙大

丈夫切忌鬼窟裏虎淹歲月

○閩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

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云

因和尚不

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

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

歸宗云代云和尚用作甚

○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

病人汝作麼生接患者拈槌豎拂他又又不見患聾

者語言三昧他又又不聞患瘧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

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

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
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
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卽今在甚麼
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本自謾雲門偈因僧請益雲門云汝禮拜着
僧拜起雲門以拄杖拄之僧乃退後雲門云汝不是患聾雲
門云還會麼僧云不會雲門云汝不是患瘧其僧於
是有省法眼益云我當時見羅漢上座舉此語我
便會三種病人雲居元云地藏如龍無角似蛇有
足玄沙只有先鋒且無殿後兩人病在膏肓針藥之
所不到山僧爲你諸人點破拄杖云棒頭有眼明
如日要識眞金裏看雪竇顯舉了便囑云這有
聾瘧瘧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拄椎豎
拂他又不管教伊近前他又來問還會麼他又
應諸方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汝這一除驢漢
又堪作什麼以拄杖一時趁散本覺一云雲門雪

寶也是因風吹火見兔放鷹爭如地藏逆水之波當
時聞玄沙恁麼道便出衆云某甲有限有耳有口請
師接玄沙云慙愧便乃呵呵大笑非但玄沙盡西天
此土諸佛諸祖被這一撥不免退身有分驀拄杖
云放過則不可龍門遠云好兄弟還知眞實相爲
麼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只如諸人有雙眼又
何曾見來有雙耳又何曾聞來有片舌又何曾說來
既無說無聞無見何處有色聲香味事雖然悟去只
有幾人到這般田地徑山泉云這僧雖然悟去只
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鞋行脚天童華
云雲門平展這僧實酬且道什麼處是這僧悟處不
救之疾難爲針艾楚石琦云玄沙雲門氣急殺人
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麼生道長慶
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峰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
糞○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
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

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

陰界

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徑山杲代云也知和尚

爲人切

笑巖寶云於今這裏虎也無面前師問

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

麼生觀長生日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

麼生道長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長生日徒勞側

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崇壽稠別長生云喚甚麼作如來

○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

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不得師曰畱塞汝

口爭解道得

法眼益云古人怎麼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甚麼

○問承古有

言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却你曰

爲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爲太近

法眼益云也無可得近直下是

座上○師在雪峰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

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

無對

法眼益代云和尚終不與麼清涼欽代云請

汾陽昭云只見

支提愛云玄沙也是貧人思舊債雲居元云

禪也未曾

參得何用思量舊事忽然被他攪動鐵船

玄沙堪○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雪峰開緘見白

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雪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

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日和尚

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

明招謙云玄沙三幅白紙爭奈文彩已彰

雪峯千里同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養子莫教大
大了作家賊五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赤黃龍

南云雪峯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雪不出○問鏡清教中道不見

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鏡清指露柱曰莫

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師曰浙中清水白

米從汝喫佛法未曾在雪竇顯云大小鏡清被玄沙

山授記也未到如此熱謾我當時若見但向道靈

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天童華云鏡

清放頑佛祖也不奈何若非玄沙深辯來風○問承

幾被露柱吞却有人辯得出妙嚴兩手分付○問承

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

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

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

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

向鬼窟裏作活計報慈遂云一般怎麼道爲甚麼却成鬼窟去○韋監軍

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

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

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

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檢得出許上座

有行脚眼承天宗云這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

金剛眼睛蹉過○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

地○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

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筋敲銅爐

問是甚麼聲三藏曰銅鐵聲

法眼益別云請大師爲大王清涼欽云聽和

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三藏無對

雪寶顯別云宜加信

敬又別三藏云莫謾外國人法眼益代云大師久

受大王供養清涼欽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淨

因成云既不是銅鐵聲玄沙喚作什麼聲然則三藏

且知度水不覺濕衣玄沙偏解誣人爭奈國有憲章

契則神貧子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

珠三藏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還知麼誣人之罪以罪

加之高峯妙云大小玄沙能所未忘當時顛倒是

劉大王若撞着箇本分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

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處去也

小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益別云昨

清涼欽別云今日更好笑 瀉山詰云大瀉則不

然忽有問遂鳴指一下如有箇兩子出來云料掉沒

交涉却肯他何故大丈夫漢持虎鬚也是本分且道

利害在甚處黃龍新云奇恠諸禪德扶豎宗乘須

是小塘長老始得玄沙爲什麼道料掉沒交涉我即

不然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天共白雲曉水和

明月流昭覺勤云或有問山僧只向道又是從頭

起他若道料掉沒交涉劈脊便棒何故曹溪波浪如

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南華曷云玄沙恁麼道還

有得失是非也無若謂有當人未具眼在若謂無因

甚麼道料掉沒交涉還會麼師示衆曰世尊道吾

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大迦葉猶如畫月曹溪豎拂

猶如指月時鼓山出衆曰月聾師曰這箇阿師就我

覓月鼓山不肯却歸衆曰道我就他覓月雪寶顯云

山如排百萬大陣砥拋瓦礫相擊或有衲僧辯得當

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護國元云玄沙鼓山各說

道理要且未識月在諸人要識 ○問僧乾闥婆城汝

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

法眼益別敲物示之

○師與地藏藏方

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

得出去地藏曰喚甚麼作門

清涼欽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師以

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

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師舉

誌公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

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

報慈遂云祇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

○師

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

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

知○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叅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

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

汝不知

法眼益別云喚甚麼作佛

○大普玄通到禮觀師曰你在

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

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

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

門○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

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肯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

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

法眼益云未昇梯時日幾度登

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

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泉守曰恁麼

卽某甲罪過

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

師曰佛法不是恁麼

鏡清
憊云

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
生鏡清云青山碾爲塵敢保沒閑人

長慶慧稜禪師

雪峯存
法嗣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歷參禪
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靈雲曰驢事未去
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
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
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
起拂子劈口打雪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玄沙
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迷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

來問訊雪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
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
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雪峯乃
顧玄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迷師問雪峰曰從上諸
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雪峯良久師設禮而退雪峯
乃微笑師入方丈參雪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
好普請○師在西院問說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
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
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說乃提起衲衣角師
曰爲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

龍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保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是可惜會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鼓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觸體徧野鏡清恁云若不是孫公便見觸體徧野雪竇顯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祇是少鼓山晏云長慶若不與麼紅旗徧野白骨連山○師來往雪峰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

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一日王太傳入院

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太師在否演曰

有人敢道太師不在否法眼益別云太傳識太師○上堂總似今

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報慈遂云恁麼道是

相見語不是相見語黃龍南云總似今日世世溪絕流天童覺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安

國珣和尚得師號師去作賀珣出接師曰師號來邪

珣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珣曰甚

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

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展保福云此

是誰語云丹霞語保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卽

不見還見麼衆無對

法眼益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

○師到羅

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羅山曰拙布置

師曰還肯入也無羅山乃吽吽○上堂淨潔打疊了

却也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

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

雪竇顯云雪竇即不

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一棒

有一棒到你你即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

麼會黃龍清云長慶只知支離擁腫不知道之根

源雪竇引蔓牽枝未免隨波逐浪寶峯則不然淨潔

打疊了也近前來只向道會麼歸堂○師有時拈拄

去雖然如是也須是仙陀婆始得○師有時拈拄

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叅學事畢

雲門偈云識得這箇爲什麼不住靈巖

安云恁麼住者喪我兒孫恁麼去者寒灰發焰然雖

如是都未得勦絕在拈拄杖云識得這箇遂卓一下

云敲出鳳凰五色牆擊碎驪龍明月珠

○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

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

驢事未去馬事到來雪竇顯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踏箇衆生眼長慶較些子復

云一般漢設使遷羊未掛角也似萬里望鄉關天

奇端云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尋逐幾境枉分離

坎空教觀面收放到底難憑信○僧問如何是文彩

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

法眼益別

云請和尚舉

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

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

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

法眼益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

○閩師

夫人崔氏

奉道自稱練師

遣使送衣物至曰練師令就大師

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
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
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
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益別云這一轉語大
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
大師佛法深遠

保福從展禪師雪峯存法嗣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峰
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峰一日忽召曰還
會麼師欲近前雪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

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長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
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
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長慶曰聾人爭得聞
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曰汝又作麼生師
曰喫茶去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雪竇顯頌云頭分第一第二臥龍不鑒

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
三月禹門遭點額昭覺勤云如今人不去他古人
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使用所以
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
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
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
得聞有甚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甚麼
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因舉
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

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
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
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
過膝雪寶顯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勦絕灼然能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
長慶在鬼窟裏良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大瀉秀云保福拈提頗有宗風及乎問着又却拖泥帶水光境何物且置俱忘○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
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
歸宗柔別云和尚祇解問人○雪峰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
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
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卽且置祇如望州亭

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

堂

雪寶顯云二老是卽是只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定忽有箇衲僧出問未審雪寶作麼生豈不是

別機宜識休咎底漢還有烏石嶺望州亭底麼良久云擔板禪和如麻似粟

○上堂此事

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

問未審構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

置闍黎還構得麼曰若構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

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

知臭

雪寶顯云諸上座保福有生擒虎咒底爪牙這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此要且放過保福一着

只如雪寶與大衆還許諸方檢責也拈起拄杖云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麼乃拈起拄杖云來也

護國元云能擒能縱能殺能活保福可謂作家手段本分鉗鎚這僧可惜許錯轉話頭待他道

閻黎還構得麼只對他道明眼宗師天然猶在當時
若下得這一句直饒保福全機更買草鞋行脚何故
不見道得人一○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

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代云貧

行拄○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處是某甲

處是某甲○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處是某甲

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處是某甲

築著磕著○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處是某甲

直雪竇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這一隊漢忽僧堂裏

來寮舍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

檢責卓拄杖下座○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

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

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處是某甲

代曰若是佛殿卽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

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

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羅山召師師應諾羅山曰

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

祇爲看不破羅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

把火行羅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

是雙明亦雙暗羅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退

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

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

時如何羅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羅山曰如虎戴角○有尼到叅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卽不無師別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話次長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甚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長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 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雪竇顯別云若非和尚證明拂子一生無用○閩報慈遂云一等是與麼事爲什麼有得有不得

師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清涼欽別云和尚解忌口麼

雪竇顯別云只恐難爲和尚

鼓山神晏國師雪峯存法嗣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叅雪峰雪峰知其緣熟忽起搦住曰是甚麼師釋然

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雪峰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舉揚宗旨師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劒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師曰拽出這死屍著僧應喏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雪實顯云諸方老宿總道鼓之下必有勇夫然雖如是若仔細點檢來未免一時埋却雲居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東禪觀云這僧將箇死屍出來弄得活鼓山好一口劒尚○師與閩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佛欠磨磨在

師曰請大王鑒師曰鑒卽不是佛師曰是甚麼帥無

對長慶稜代云久承大

龍華靈照禪師

雪峯存法嗣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雪峰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

翠巖令參禪師

雪峯存法嗣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上堂曰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

長慶稜云生也雲門偈云關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雲居元云翠巖知而故犯經赦不原雲門

按後施行依公問罪還識長慶保福麼普州人送賊
蔣山慙云翠巖坐斷天下人舌頭無咱啄處長慶
云生也因事長智保福云作賊人舌頭是精識精雲
門云關揀款結案雖則宗風就酬還截得翠巖脚跟
麼不躡前蹤試道看薦福行云翠巖開眼尿牀問
在答處雲門失錢遭罪答在問處若問不在答處答
不在問處東湖拄杖穿却嘉州大像你諸人提起坐
具且向日本國裏作自恣佛事雪竇宗云盡大地
是翠巖一隻眼更說什麼在不在直得諸方尊宿做
盡伎倆出總續不得所以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正是
上他機境雲門云關大似夢中爭力長慶云生也隨
語生解只如宗上座又作麼生一拂子畫圓相云分
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關大瀉秦云保福
道作賊人心虛可謂同道者方知長慶云生也隨語
作解雲門云關塞斷咽喉若有問山僧見
處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下云一串穿却

鏡清道忞禪師

雪峯存法嗣

越州鏡清寺道忞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遊方抵閩

謁雪峰雪峰問甚處人曰温州人雪峰曰恁麼則與
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祇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雪峰
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祇如古德豈不是
以心傳心雪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
文字語句師如何傳雪峰良久師禮謝雪峰曰更問
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雪峰曰祇
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卽得雪峰曰於汝
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
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雪峰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
而立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

曰道愆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雪峰曰我
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
不已而已雪峰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
衆時謂之小愆布衲普請次雪峰舉瀉山道見色便
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雪峰曰
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恁鉏地
去靈隱泉云雪峰採竿在手影草隨身若不是鏡清普請幾乎狼籍師再參雪峰雪
峰問甚麼來師曰嶺外來雪峰曰甚麼處逢見達磨
師曰更在甚麼處雪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
麼粘泥好雪峰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

訪先曹山曹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曹山
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曹山曰汝道我
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曹山曰如是如是○師
住菴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用
喚這箇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
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
甚麼聲曰蛇敲蝦蟇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
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靈雲曰浙中米
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恁洎作米價會却大瀉秀云曾聞鏡清
作者果然不類況常既知不作米價會必然深悟指南靈雲只解放去不能收來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

會只問道你又別作麼生會從伊說得行脚事且與後人爲軌爲範

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

爭受方便僧禮拜退雪竇顯云死水裏浸却有甚用處侍者問和尚

適來莫是成禪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禪伊麼師

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雪竇顯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滅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見是甚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十棒五祖戒云與麼道也大險雖然語險爭奈何得這一點親要會麼莫性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昭覺勤云鏡清具本分鉗鎚有作家爐鞴正如明鏡當臺舉無遺照雖則赴感應機要且猶費葛藤若是山僧忽有問未達其源對他是什麼源符伊道其源劈脊便棒更有問是成禪伊否無和尚尊意若何劈脊便棒非唯截斷衆流亦乃光

○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

揚宗眼還辨得出麼

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

茶來師啜了過盞索與童子童子近前接師却縮手

曰還道得麼童子曰問將來法眼益別云和尚更喫茶否僧曰此

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

安國弘珩禪師雪峯存法嗣

福州安國院弘珩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叅雪峰雪

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

分明向和尚道雪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

雪峰見師忽擲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

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珩不得雪峰拓開曰雖然如此

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倚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曰祇爲喚這箇作拳頭雪竇顯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大爲秀云雪竇與安國盡謂孤高方外及乎臨鋒受敵又却逐隊隨行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待伊豎起拳云不可喚作拳你又喚作什麼從伊說出得失兩意也要其中見人只與麼和混合水有甚分曉大童華云若見得雪竇徹便見得安國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栴檀之樹甘露乃蒺藜之園東禪觀云這僧不能鉗安國之口安國不能止雪竇之詞雪竇不能免大瀉之議可憐諸大老成羣作隊不奈一箇拳何待云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只向他道休何謂如此師子一滴乳○師舉稜和尚任招慶時在法堂逆散十斛鹽乳

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箇道理汝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眾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麼卽大眾一時禮拜

金輪可觀禪師

雪峯存法嗣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峰雪峰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雪峰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峰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雪峰院主有書來

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卽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峰見解師曰我也驚

長生皎然禪師

雪峰存法嗣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峰二日與僧斫樹次雪峰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雪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雪峰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雪峰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雪峰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峰問古

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雪峰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峰向禪床上○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雪峰便踢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踢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雪峰便休去雪竇顯云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外面贏得五百家中失却一貫○雪峰問光境雪峯一踏白日見鬼長生喫雪峯一踏平地成仙大小浮山蹉過不少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雪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雪峰曰放汝二十

棒師便禮拜

鵝湖智孚禪師

雪峯存法嗣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因鏡清問如何是卽今底師曰何更卽今鏡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侍者曰和尚不會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侍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隆壽紹卿禪師

雪峯存法嗣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峰山

行見芋葉動雪峰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雪峰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

雲蓋歸本禪師

雪峯存法嗣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峰禮拜次雪峰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

洛京南院和尚

雪峯存法嗣

洛京南院和尚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龍興宗靖禪師

雪峯存法嗣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峰誓充飯頭
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一袒一膊釘簾雪峰覩而記曰
汝向後任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
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
誦之徒果如雪峰所誌

越山師留禪師

雪峯存
法嗣

越州越山師纂鑒真禪師初參雪峰而染指後因閩
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
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
通年遠事不從蔥嶺帶將來歸呈雪峰雪峰然之

福清玄訥禪師

雪峯存
法嗣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
是宗乘中事師叱之

夢筆和尚

雪峯存
法嗣

建州夢筆和尚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
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旣垂顧問山
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潮山延宗禪師

雪峯存
法嗣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資
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

樂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

太原孚上座

雪峯存法嗣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

既然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各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

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雪峰曰何不
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峰解院憇錫
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
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
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雪實
顯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
被乎老一觀便高豎降旗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
日觸忤和尚雪峰曰知是般事便休雲門偈因僧問作麼生是觸忤
處雲門便打雪竇顯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
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曰道乎上座就
什麼眼又云果然杵巖頌云壯氣如虹上法堂就
離縛健恰相當若言觸忤老和尚雪上無端又着霜
雲居舜云大小雪峰被乎上座惑亂一上只這孚
上座也是擔枷退狀雪竇宗云只知其一不知其

二殊不知雪峰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雪峰一
座呈盡平生見解也只在雪峯圈續裏

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峰曰汝不肯我
耶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雪峰曰
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雪峰在中庭臥師
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雪峰便起去○
雪峰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
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雪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
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更不他
遊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峰雪峰曰此間
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

訖到浴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瞋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雪峰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話雪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鼓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鼓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鼓山因測乃毆師一拳昭覺勤云奇特因緣須以奇特激發殊勝大事須以殊勝舉揚雖然隱顯無差其奈巧拙有異或有問崇寧父○鼓山起母未生已前鼻孔在甚麼處只劈口便掌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雪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趨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鼓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鼓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鼓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雪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雪峰

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爲山語云此話

衆中商量不少或云纔問甚麼處去這裏便好打是聖箭折處或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好打是聖箭折處如斯理論非唯瞞他亦乃自瞞要會麼相如曾奪連城壁泰主安然致太平寶峯文云雪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受侯王供養福報因緣卽不無若是佛法未入洞山卽不然待乎上座云好一隻聖箭折却

也却問他道甚麼待孚上座舉拄杖打出去一使
孚上座已後作箇本色衲子二與聖箭子出其鋒鏑
三與禪門作箇真正宗匠爲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不
是有眼者辨取保寧勇別國師語云孚上座我也
知你是惡人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什麼處是聖
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
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怎麼批判非惟不識鼓山亦乃
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
前納一場敗關懣懣而歸却來雪峯處本大似屋
裏販楊州若非雪峯有大人相這賊向甚麼處容身當
時可惜放過却成箇不問我底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
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處是聖箭折處楚
石琦云鼓山聖箭子射入九重城甚生氣緊孚上座
等閑拶着畧露鋒鏑回到法堂却云箭折誣人之罪
以罪加之妙喜老人謂孚上座是一枚賊漢向鼓山
面前納敗關而歸騎賊馬殺賊大凡事不孤起當時
雪峯只因賣弄這一隻聖箭子勾賊破家若是咬定
牙關誰敢無風起浪便是盡大地稻麻竹蒿化作衲
僧要勘鼓山也無唇口處天寧不是貶剝古人聖箭
子是什麼廁草莖地向垃圾堆頭着更問他折處且

莫尿
沸好

○保福簽瓜次師至保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

曰把將來保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

雪竇顯云雖是死蛇解弄

也活誰是好手者試請辯看

○後歸維揚陳尚書畱在宅供養一

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經報荅尚書尚書
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
召尚書尚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惟勁禪師

雪峯存法嗣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峰而友玄
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
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

去

南嶽下七世

黃龍誨機禪師

玄泉彦
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叅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巖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巖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玄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玄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玄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巖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玄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

明招德謙禪師

羅山閑
法嗣

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

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鉢話問師古人意在又手處插鉢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雙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

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雙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峰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保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洎賺我踏破一緇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已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噀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主事無語師

乃撲破

西川定慧禪師

羅山開法嗣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羅山問甚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卽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羅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峨嵋山腳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羅山便喝師無語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樞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勝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勝光問甚麼處來師曰猶待答話在便出勝光拈得拂子趣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聞黎喚這箇作甚麼師曰敢死啼氣勝光低頭歸方丈

天竺義澄禪師

羅山開法嗣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羅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卽禮謝

羅漢桂琛禪師

玄沙備法嗣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陞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

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
謁雲居雪峰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
言啓發廓爾無惑玄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
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尚不
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
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
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
請師開法後遷羅漢大闡玄要○一日同中塔侍玄
沙玄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玄沙乃
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僧報

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

僧問法眼蓋古

人意旨如何法眼云蒼天蒼天

○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

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
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
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
生分別

東禪齊云那僧問了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

山果云富嫌干口少貧恨一身多

○請保福齋令人傳語曰請和尚

慈悲降重保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麼道渾
是不慈悲○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
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麼對衆謾語其僧無

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鷲鷲曰鷲鷲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鴈山詰云這僧新從秦州來爲什麼道對衆謾語要會麼作客殷勤帶累主人拖泥涉水○王太傳上雪峰施衆僧衣時從弁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從弁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從弁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曰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曰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弁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報慈遂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祇如羅漢恁麼道落在甚麼處黃龍心云據此三人見處一人起佛越祖一人自利利他一人設已却問僧你道自設底是誰僧云莫眼華師云此去更深夜靜迴經

無人處更去共伊商量始得

安國慧球禪師

玄沙備法嗣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

亦曰

泉州莆田人也玄

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玄沙曰用汝

箇月作麼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

闍師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玄

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卧龍法席孰當

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至開堂

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

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上堂曰我此間

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大章契如庵主

玄沙備法嗣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

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到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曰作麼作麼○清豁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栗豁問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晤坐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遶

國清師靜上座

玄沙備法嗣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

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
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
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
否師從此信入

招慶道臣禪師

長慶稜
法嗣

泉州招慶院道臣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居招慶
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長慶
見乃曰尔每日口嘮嘮底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
不食長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
來長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

突出長慶便出去洎長慶被召師繼踵住持

鷲嶺明遠禪師

長慶稜
法嗣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長慶問汝名甚麼師
曰明遠長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長
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長慶曰若不退步
爭知明遠師乃諭旨

報慈光雲禪師

長慶稜
法嗣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卧龍
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
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

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雪竇顯云奇惟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嶮還檢點得麼

聞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曰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卽得

廣嚴咸澤禪師

長慶稜法嗣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保福問汝名甚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

却是汝謾我

新羅龜山和尚

長慶稜法嗣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舉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太傅王延彬居士

長慶稜法嗣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殿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殿主曰待有龍卽降公曰忽遇擎雲應浪來時作麼

生殿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

玄沙備云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

保福展云飯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偃云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為山詰云殿主只知瞻前不知顧後太尉神威既逞殿主鉢盂猶覆大瀉當時若見也道拏雲攫浪來時如何托起鉢盂道盡汝神力直饒八大龍王來也得振威尼

○長慶謂太傅曰雪峰豎拂

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

曰是甚麼心行長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

朗上座與明招把鉢忽翻茶鉢公問茶爐下是甚麼

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為甚麼翻却茶朗曰

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

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榲朗曰上座作麼生招

慶曰非人得其便

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爐瀉髮衝冠明招也是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瀉若做朗上座當時見問但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

追

報恩道熙禪師

保福展法嗣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

尉太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為人也無師曰若道為

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為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

曰道取一句太尉曰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

曰某甲惜口喫飯太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

馬不同途太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

招慶省僉禪師

保福展法嗣

泉州招慶院省僉淨修禪師初叅保福保福一日入大殿觀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保福曰一擬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保福然之

天竺子儀禪師

鼓山晏法嗣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温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答話鼓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鼓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

白雲智作禪師

鼓山晏法嗣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真朱氏子禮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眾衆皆回眸鼓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鼓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鼓山曰南泉喚院王意作麼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鼓山莞然竒之

鼓山智岳禪師

鼓山晏法嗣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黃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黃龍曰

洎洎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黃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怎麼則被他吞却去也黃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

報國照禪師

龍華照法嗣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

徑山信云不霹佛祖更教伊霹阿那箇

門開家私未許庸人薦佛塔沉沉空劫灰

資福智遠禪師

鏡清怱法嗣

福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鏡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鏡清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旨

烏巨儀晏禪師

鏡清怱法嗣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剏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胫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

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枯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剝柴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子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慧興如所戒明年慧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覩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

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覩服禮像謝慙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端拱初太宗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

瑞峯志端禪師

安國珪法嗣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安國舉一指其僧不

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安國曰汝見甚麼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麼安國然之師禮謝

保福清豁禪師

睡龍溥
法嗣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謁大章山如庵主語具如庵主章後參睡龍睡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睡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卽不悟睡龍大悅而許之

南嶽下八世

嘉州黑水和尚

黃龍機
法嗣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黃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卽便禮拜

呂巖真人

黃龍機
法嗣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

經黃龍山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黃龍擊鼓陞堂黃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黃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黃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黃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黃龍囑令加護

清谿洪進禪師

羅漢深法嗣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地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地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箴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

何師指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

清涼休復禪師

羅漢深法嗣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叅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地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地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地藏曰祇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地藏遂豎起拄杖曰祇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

塔當爲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

清涼欽代云說和尚

龍濟紹修禪師

羅漢琛法嗣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法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地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

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箇也師駭然
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曰汝
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觀于法眼法眼
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濟山上堂
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
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
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
道不疑好珍重黃龍清云修山主只知布網張羅不
覺自遭籠罩要得出身麼此亦有一
理二義若人辨得永墮阿鼻
徑山杲云點鐵化爲
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淨慈一云直饒有箇入
路要作什麼凡夫則是凡夫聖人則是聖人且道凡
聖兩亡一句作麼生道開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

何處來

楚石琦云脩山主熟處難忘也是胡地冬
抽笋
天奇瑞云若然有箇入處莫道十方衲子管

取山主未出聖凡更要利益諸人轉引諸人入生陷
地獄更說什麼知與不知會與不會雖然爲衆竭力
爭奈禍出私門固乃錐
破卦文免得鑽龜打瓦

○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

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

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

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酒仙遇賢禪師

龍華球
法嗣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貌偉怪口容雙拳
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
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

日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
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
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訶令教却恁麼拈取須
彌枕頭卧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
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竿又聞泛玉山還
報顏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書月算來
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下起來強說真如泥人再三
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
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
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

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
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空籠撈取
西北風生在閭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喫些酒
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產婆婆不願超生淨土何
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

南嶽下九世

圓通緣德禪師

清溪進
法嗣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徧遊諸方江南國
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
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

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師曰擊鼓自集翰遣禪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

教外別傳卷七終

教外別傳卷八

臨濟宗

南嶽下四世

臨濟義玄禪師

黃檗運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睦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睦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黃檗便打師下來睦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睦州曰但

更去問師又問黃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
白睦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
不領深旨今且辭去睦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
師禮拜退睦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
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陰
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黃檗曰不須他去祇往
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大愚曰甚處
來師曰黃檗來大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
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
大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

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
多子大愚擡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
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
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大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
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黃檗見便問這漢來來
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
黃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
來黃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黃檗曰大愚老
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
後便掌黃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將虎鬚師便喝黃

檠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叅堂去

瀉山祐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恩

力得黃檠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白雲端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保寧勇頌云雷電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星斗分

○黃檠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黃檠回頭見

師空手乃問鑊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黃檠

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黃檠豎起鑊曰

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爲甚

麼却在某甲手裏黃檠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

仰山侍瀉山次瀉山舉此話未了仰山便問鑊在黃檠手裏爲甚麼却被臨濟奪却瀉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

○師普請鋤地次見黃檠來拄鑊而立黃檠曰

這漢困那師曰鑊也未舉困箇甚麼黃檠便打師接

住棒一送送倒黃檠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

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黃檠纔起便打維那師

鑊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瀉山問仰山黃檠打維那意作麼生仰山

云正賊走却邏賊人喫棒真淨文頌云奪旗掣鼓着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爲報四方禪客等聞莫作守株人月堂昌頌云黃檠活作死醫臨

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真未免喚鐘作甕

○師一

日在僧堂裏睡黃檠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

舉首見是黃檠却又睡黃檠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

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安

想作麼首座曰這老漢作甚麼黃檠又打板頭一下

便出去

瀉山舉問仰山云兩彩一賽

○師栽松次黃

檠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

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鑊頭墜地三下黃檠曰

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墜地三下噓

一噓黃檠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瀉山舉問仰山黃檠當時祇囑臨濟

一人更有有人在仰山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

和尙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山云

與麼大似平地喫交雖然如是臨危不變方稱丈夫

黃檠云吾宗到汝大興於世也是憐兒不覺醜天

童華云黃檠道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養

子之緣故當如是臨濟正令雖行可惜甘自向鑊頭

邊活埋仰山見解未出常流豈止遇大風則止當時

何不道直待虛空界盡此話方始大行豈不頭正尾

正應應今日將下面皮要與諸人相見去也驀拈拄

杖卓一下云驚羣須是英

○黃檠因入厨下問飯頭

作甚麼飯頭曰棟衆僧飯米黃檠曰一頓喫多少飯

頭曰二石五黃檠曰莫太多麼飯頭曰猶恐少在黃

檠便打飯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

立黃檠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黃

檠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黃檠曰來日更喫一頓

師曰說甚麼來日卽今便喫隨後打一掌黃檠曰這

風顛漢又來這裏將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

瀉山舉問仰山

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瀉山云養

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瀉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

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半夏上黃檠山見黃檠看經師曰我

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黃
檠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
尚黃檠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
又辭黃檠黃檠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
黃檠便打師約住與一掌黃檠大笑乃喚侍者將百
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黃檠曰不然
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山臨濟莫孤
負他黃檠也無仰山云不然瀉山云子作麼生仰山
云知恩方解報恩瀉山云從上莫有報恩事不知仰山
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瀉山云吾且不知子
但舉看仰山云如楞嚴會上阿難讚佛云將此深心
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豈不是報恩之事瀉山云
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

○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
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師拂袖便出○

師爲黃檠馳書至瀉山與仰山語次仰山曰汝向後
北去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山曰但去已後

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

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檠宗旨汝且成禪我二人
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

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

甚麼師亦打長蘆仁云普化克符不可放過臨濟老
人放過不可若是且庵一生擔板無人

成禪然雖恁麼須知○至晚小叅曰有時奪人不奪

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

不奪問答語具克符章中峯本云有時奪人錯有時奪境錯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錯臨濟大師到這裏鎖却咽喉了也○同普化赴

莫有爲伊出氣者麼切忌將錯就錯

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

用爲復是法爾如然普化趯倒飯牀師曰大龕生曰

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龕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

今日供養何似昨日普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卽得

太龕生普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龕細師乃吐舌

雪竇顯云兩箇老賊喫飯也不了好與三十棒俸雖

行且那箇是正賊昭覺勤云精金不百煉爭見光

輝至寶不酬價爭辨真假不是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金

雖然如是放過則彼此作家點檢則二俱失利具釋

法眼者試請辨看南堂靜云二尊宿如二龍爭珠

拏雲攫霧不動波瀾如二虎爭餐活捉神通擒不傷物

命或有人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神通妙用爲

復法爾如然只向道不見先師翁云一拳拳倒黃鶴

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

風流南華曷云臨濟靚面提撕普化全機酬酢直

得南山鼉鼻吞却東海鯉魚陝府鐵牛觸倒嘉州大

像爲甚如此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倒嘉州大

一出一沒一往一來猛虎口裏奪餐毒蛇頭上揩痒

要且未稱大丈夫事二老名喧宇宙價重當時山僧

豈可護密三十二俱放過爲他弄假像真二俱不放

過爲他搯搔太甚是汝諸人若作○僧問如何是真

佛法商量達磨一宗掃土而盡

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

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

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

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示衆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托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實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

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洛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山徑果云賊身已露雲巖游云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楚石琦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疏○師

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糴黃米來師曰糴得盡麼院主曰糴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糴得這箇麼院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典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典座禮拜師亦打黃龍寺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令行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黃龍新古典座禮拜有過無功寺主一喝有功無過旣有功爲甚麼却被打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裏看徑山杲頌云一畦紅餽亘晴空不問金銀鍊錫同入裏盡教成水去那客蚊蚋泊其中天童華云二尊宿雖則力提綱要檢點將來未免依草附木殊不知大小臨濟被這兩箇漢破家散宅還會麼殺人刀活人劍

○上堂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

不作傳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叅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老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老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首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首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願聞云官馬相踏保寧勇云這一羣賊還辨得麼口欵易招賊物難認護國元云這僧身挨白刃臨濟劍不虛施首座不善傍觀惹得一身泥水雖然如是且道前頭無事與後頭無事相較幾何於此緇素分明不但穿却臨濟鼻孔亦許你眼光爍破四天下其或未然莫道無好事○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

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

喝便禮拜師便打翠巖芝云臨濟也心籠好彩賴是得東禪觀云臨濟除是不作作則○趙州游方到

院在後架洗腳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

曰恰遇山僧洗腳師近前作聽勢趙州曰會卽便會

啗啄作什麼師便歸方丈趙州曰三十年行腳今日

錢爲人下註腳一作趙州行脚時叅師遇師洗脚次趙州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

恰值老僧洗脚趙州近前作聽勢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發在趙州便下去法雲秀云衆中商量道趙

州不識臨濟作賊却爲他下箇註脚臨濟當時作聽勢何不斲耳便掌若恁麼商量何曾夢見趙州識得臨濟殊不知兩箇盡是老賊須知一箇好手敢問諸人那箇是好手具眼者辨取教忠光云臨濟有驗

人眼趙州又飽叢林等閑畧露風規自然頭○問僧

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

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叅三聖纔舉前話三聖

便打僧擬議三聖又打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

土藞拈拄杖更有一箇○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

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

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

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

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先用後照

有法在照用同時駢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

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

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

猶較些子汾陽昭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

當抵照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瑯琊覺云先照

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

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髯嬰兒俯

隣赤子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

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

驢還有爲瑯琊出氣底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

杖下座○慈明圖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

有起有倒乃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縑素得

出底麼若有試出來呈醜拙看若無山僧今日失利

徑山杲云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

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

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寤此四則語有一則有
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
全具賓主即今衆中或有箇不受人瞞底漢來道這
裏是甚麼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主
說賓攔臂擲住拽下禪牀

痛椎一頓也恠伊不得

○師行腳時到龍光值上

堂師出問不展鋒鏑如何得勝龍光據坐師曰大善
知識豈無方便龍光瞪目曰嗟師以手指曰這老漢

今日敗缺也

徑山杲云可惜龍光放過這漢雖然如是也須救取臨濟老漢始得

○次

到三峰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
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
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邯鄲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
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

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
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
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

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

一作

師曰誰道不在到鳳林鳳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

剗肉作瘡鳳林曰海月澄無影游魚獨自迷師曰海
月既無影游魚何得迷鳳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
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鳳林
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
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鳳林便休師乃有頌曰

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

鴻山祐問
仰山石火

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山云和尚意作麼生鴻山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山云不然鴻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師侍德山次德山曰今日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因師曰這老漢寐語作麼德山便打師掀倒禪牀

雪竇

顯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飢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辯得天下橫行雲峯悅云奇恠諸德看此二員作家一撥一捺略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喝一喝下座徑山杲云雲峯與麼批判大似普州人徑山若見縛作一束送在河裏不見道蚌鷸相持俱落漁人之手西堂顯云然則德山門下草偃風行爭奈臨濟當機不讓雖然如是未出葛藤窠裏國元云奇恠諸禪德二老漢忒煞傍若無人當時真如若見每人與二十棒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有人明得許汝親見臨濟德山要見真如亦未可何故鶴有

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楚石琦云衆中道德山臨濟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裡中紅心殊不知用盡自己心○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笑破他人口

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

麻谷轉身擬坐師便打麻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

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

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餠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

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洛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

拈起餅示之洛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

見解洛浦曰羅公照鏡

鴻山詰云臨濟便風帆掛洛浦鼓棹揚波然雖如是臨濟

門下則得鴻○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

門下不得

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叅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

雲門偈代云杌宜老漢大覺

云得卽得猶未見臨濟機在徑山果頌云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擲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麻谷拽師

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麻谷擬議師便喝拽麻

谷下禪牀却坐麻谷便出

因聖穎云諸德此二尊宿如此且道怎生今時人總

道照用照什麼梳一切人只解自騎馬去捉賊自持刀去殺賊此二人便能奪賊馬捉賊奪賊刀殺賊雖然如是臨濟雖是得○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便宜却是失便宜

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

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

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

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

拄杖僧擬接師便打

雪竇顯云臨濟放去較危收來太速五祖戒云臨濟今日用底棒與當

見思舊債

雪竇宗云且道臨濟今日用底棒與當時喫底棒是同是別若道同孤負他黃檗若道別屈

他臨濟若也盡其機來且道在阿誰分上乃拈拄杖云退後退後天童華云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

底意有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

喫飯大士夫漢三世諸佛口柱壁上天下老和尚將什麼

行不知孤負黃檗雪竇盡力擔板也只見一邊且道

薦福節文在甚處

擲下拄杖

千巖長云二尊宿一

人聾雙耳聾一人瞎隻眼睛不惟孤負臨濟亦乃喪

我兒孫無明今日路見不平且要與渠雪屈良久云不得動着動着打折你驢腰天奇瑞云臨濟鉤頭着餌爲釣錦鱗這僧不識膽城自取喪身若是作家擒縱殺活一一現成須然他得便宜也是李廣陷番死中得活雪竇也是扶強不扶弱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卽是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師示衆曰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繩牀搗住曰道道僧無語師拓開曰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峯存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顯云夫善竊者鬼神莫知旣被雪峯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大衆雪竇今日換却你諸人眼睛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索看瑯瑯覺云臨濟可謂冰稜上度九院劒刃上得全身瑯瑯覺云臨濟濟老人一條脊梁硬似鐵拗不折不折可憐末後不奈船何打破○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

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廣慧璣云諸人且道

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賓主只是箇瞎漢若道無賓主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何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道得裏作麼生出得山僧圈襪去良久云苦哉蝦蟇蚯蚓踉蹌上三十三天撞着須彌山百雜碎僧問師還有遂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

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承天宗云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卽不然當時見僧舉但

云一對無孔鐵鎚昭覺勤云正勅旣行諸侯避道大鴻智云作麼生是賓主歷然底道理若也會得

一雙孤鴈撲地高飛其或○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

未然一對鴛鴦池中獨立

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

公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

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

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

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三聖便喝師曰誰知吾

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

鴻山秀云古者

忍死待來因何正法眼藏却向瞎驢邊滅臨濟行計

速速三聖又却忽忽因斯父子情忌遂使後人失望

若不得流水

多應過別山

南嶽下五世 臨濟下一世

興化存獎禪師

臨濟玄法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三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大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大覺便打師又喝大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大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大覺又打師再喝

大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王句
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大覺曰
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
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契棒底道理師後開堂
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
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
應諾師曰到卽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
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
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晦堂心頌云
一不是二不

成落花芳草伴啼鴛閑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
上生徑山杲頌云古廟裏頭回避得紙錢堆裏暗
嗟吁閑神野鬼都驚怕只爲渠儂識梵書
云衆中商量道向古廟裏避得過是空劫已前自己
又道便是他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腰纏十萬貫
騎鶴上揚州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示

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
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
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
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徑山杲頌
提摩竭令豈是開闢兩片皮喝下
暗驢成隊走夢中推倒五須彌
○雲居住三峰庵
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雲居無對師曰
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雲居

曰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
師問和尚住三峰庵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
得也未化主舉前話師曰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
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三聖然云雲居二十
年道得底猶較他興
化半月程 保寧勇云明月照見夜行人 徑山杲
云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
許伊親見○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
克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
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
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
不得喫飯卽便出院雪竇顯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
錢出院且置却須索這一頓棒

始得且問諸人棒旣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
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雲
居齊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大嚴不
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汎汎之徒翻轉
面皮多少時也 徑山杲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
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楚石琦
云克賓法戰不勝興化據令而行稱提臨濟宗風揭
示正法眼藏棒頭出孝子佛法無人情當時將謂茅
長短燒却元來地不平 徑山信云賊是小人智過
君子興化脚跟被克賓掀起半空過一小劫方得着
地克賓古佛其心安如海會麼賣盡衣單終不赤
膊好則好矣美則盡美生鐵橛子只不得飯喫○
師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臨濟問甚處來洛浦曰
鑾城來臨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洛浦曰新戒不會
臨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
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禪他不成禪他臨濟曰

我誰管你成禪不成禪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臨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臨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臨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臨濟便打至晚臨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臨濟便打○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旻德又喝師亦喝旻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

不作一喝用

首山念云看他與化與麼用爲甚麼故得他過諸上座且道甚麼處是一喝不

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且道那箇是實那箇是主雖然如是亦須仔細便下座又云二俱有過二俱無過 耶那覺云且道那一喝不作一喝用與化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雖然如是曉者還稀 昭覺勤云作家相見須是怎麼機如掣電眼似流星原始要終扶頭接尾所謂羽毛相似言氣相合只如兩家互換相喝且作麼生辨得一喝不作一喝用要承當臨濟正法眼藏須明取二老宿意且道意作麼生百尺竿頭須進步紫羅帳裏撒眞珠 教忠光云與化與旻德各出隻手要發明臨濟正法眼藏殊不知臨濟一宗掃土而盡且道利害 師見同叅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

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

昭覺勤云辨王庫刀振塗毒鼓掣電未足以擬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饑人之食未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隨大隊

天童華云興化門牆千仞從來家法森嚴這僧暗透重關要看洞中春色好則好未免二俱失利只如興化道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又作麼生天堂未就地獄先成

育王光云高提祖印獨耀寰中大啓洪爐烹凡假聖非興化不能驗同參非同衆不能見興化直得主賓互換照用雙行且道那裏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處這裏明得臨濟一宗掃土而盡脫或未然卓拄杖一下金

鐵慣調會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譬

○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

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幘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報慈遂散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

雪竇驪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往往高價酬却

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一着可謂酩酊如今作麼生斷

雲峯悅云真不掩鴛曲不藏直有眼底辨取

黃龍心云興化一期見機而作爭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得拖蚌蛤之珠收得相鈍置而今若有人問又作麼生酬價

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柅子院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跟腳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

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楞子端然而逝

寶壽沼禪師

臨濟玄法嗣

鎮州寶壽沼禪師

第一世

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

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

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

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

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昭覺勤云寶壽向方丈裏布綱張羅這僧向鉤餌邊擎頭帶角三度衝浪上來三度被來籠罩且道他得箇甚麼還會麼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趙州展坐具

禮拜師起入方丈趙州收坐具而出○胡釘鉸參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

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

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趙

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趙州

曰祇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

一縫

雪竇顯云我要打這三箇漢一打趙州不合睦

却胡釘鉸脹二打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三打

胡釘鉸不合放過保壽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大衆

一時退乃掌禪牀一下爲山詰云這漢雖然省去

可承他保壽威光亦乃與叢林爲龜爲鑑爲山果

云保壽大似無風起浪平地生堆胡釘鉸貪程太速

不覺墮坑落壑若不遇趙州點破爭得歸家穩坐大

衆且道那裏是趙州點破處要會麼良久云斬新月特地乳坤經山杲云直饒釘得這一縫點檢將來亦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對俗人說家醜鼓山永云保壽雖具打破虚空底鎚鎚未免傷鋒犯手胡公末後悟去誰知眼尚睺睺

○西院來叅問踏倒化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西院曰斬師便打西院連道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三聖慧然禪師

臨濟玄法嗣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雪竇顯頌云雙收雙放若爲宗騎虎由來

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于古動悲風昭覺勤云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爲甚麼雪竇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吊一時與你註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諸人還知麼經山杲云兩箇藏身露影漢姝不

顧旁觀者○仰山因有官人相訪仰山問官居何位曰推

官仰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仰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仰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仰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嚴香嚴問甚處來師曰臨濟香嚴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醵口打○又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曰莫

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便

下叅堂

灊山行云三聖撥草瞻風有舒有卷德山看凡驗聖有放有收德山笑去卽且置三聖哭

蒼天便出意作麼生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云巖游云三聖便展坐具作賊人心虛德山云不用展吹巾尾巴露也三聖云設有向什麼處着口是禪門德山便打裂破古今三聖接住棒推德山向繩牀上老景入牛角更有一轉語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待無舌人思口却向汝道

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首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首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又到道吾道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

祇候道吾應喏師叅堂了再上人事道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道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典化契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白雲端云此二尊宿各有

一處打得着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還有人向這裏定當得麼良久云妙舞莫誇回雪手三臺須是大
家催路見勇云此二尊宿恁麼爲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鄴下歸方丈實峯文云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別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箇甚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

演云大衆此二尊宿一人文章浩渺一入武藝全施若道與化是文亦不得若道三聖是武亦不得若於此辨得出許你通身是眼若辨不出你自相度耶

覺勤云一人在孤峯頂上土面灰頭一人在十字街

頭斬釘截鐵有頭有尾同死同生且道出卽不爲人底是出卽便爲人底是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徑山果云眞淨老人太似欺誣亡沒果上座卽不然豁開三要三玄路坐斷須彌第一峯且道在三聖分上耶在典化分上耶其眼者辨取天童傑舉白雲端語了云大衆白雲端和尚錯下名言殊不知二尊宿前不構村後不迭店直至于今釀成話癩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靈隱獄云二老漢滅却臨濟正法眼却向長安路上把手共行直至于今遍相鈍置且如何是共行一句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楚石琦云三聖典化明眼宗師因什麼活計本同生涯迥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金粟悟云古今拈提未有出他圈續金粟路見不○僧問如平每人與二十棒更與二十棒待打箇人○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典化熨云破驢脊上乏蒼蠅○

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卽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

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

臨濟玄法嗣

魏府大覺和尚叅臨濟臨濟纔見豎起拂子師展坐具臨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叅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臨濟聞說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臨濟曰大衆道汝來叅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師乃珍重下去○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

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閑禪師

臨濟玄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栢巖禪師披剃受具後見臨濟臨濟慕胸脇住師曰領領臨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飢天童華云灌溪氣宇如王被臨濟活埋有鎮州城裏十字街頭當時若是光孝棒折也未放你在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靈隱嶽云爐韜之所

鈍鐵尤多雖然如是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

○師會下一僧去叅石霜石

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石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

玄沙備玄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涿州紙衣和尚

臨濟玄法嗣

涿州紙衣和尚

即克符道者

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

境臨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綵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臨濟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

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臨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臨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謠師於言下領旨

定州善崔禪師

臨濟玄法嗣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

歸宗一云作麼生道

得一語救得崔禪清涼欽云和尚且自救好是肯他不肯他耶耶覺云久經行陣者終不展槍旗雲蓋智云身挨白刀不懼死生也須是這僧始得崔禪爲甚麼當機放過安會麼錦鱗已得休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休薦福行云崔禪上堂美則美矣善則未善何故大似放過這僧山僧卽不然待這僧出衆

來向未開口已前與他痛棒若是皮下有血必然別有生涯龜峯光云崔禪布長蛇偃月大陣欲統門大部洲爲一世界不是這僧攙旗奪鼓未免陷在虜庭且道生籌帷幄鎮靜八方水乳和同風雲會合一句作麼生道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鎮州萬壽和尚

臨濟玄法嗣

鎮州萬壽和尚訪寶壽寶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寶壽下禪牀師却坐寶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寶壽入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麼他却恁麼

幽州譚空和尚

臨濟玄
法嗣

幽州譚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只擔得斷貫索且作麼生會○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寶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寶壽側掌曰這

老賊

米倉和尚

臨濟玄
法嗣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寶壽曰請師兄答話師便喝寶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寶壽却與一喝

虎谿庵主

臨濟玄
法嗣

虎谿庵主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定上座

臨濟玄
法嗣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臨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臨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頭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頭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擲住曰道道僧擬議臨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殺這屎牀鬼子○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叢上座

臨濟玄
法嗣

叢上座離臨濟叢德山德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
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
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德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
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德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
喉也拂袖便出馮山作聞舉云叢上座雖得便宜爭
奈掩耳偷鈴 蔣山慧云叢公一喝
賓主歷然德山無語言徧天下馮山老子雪上加霜仔細檢點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又
叢百丈茶罷百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
言何須甌茶百丈曰與麼則許借問百丈曰收得安
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胃曰與麼不與麼百丈曰要且

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卽得知卽得

仰山寂云若有
人知得此二人

落處不妨奇特若辨
不得大仰日中迷路

南嶽下六世

臨濟下二世

南院慧顥禪師

興化契
法嗣

汝州南院慧顥禪師

亦曰
實應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

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

經云

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天童華云也是勾
賊破家若非這僧敢拏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雖
然如是山僧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若有僧
出劈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劒具眼者看 楚石
琦云這僧敢在毒蛇頭上搭痒蒼龍領下批鱗誰不
賞他大膽只是未上少了一着自出洞來無敵手得

饒人處且饒人○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叅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叅堂去○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卽入地獄曰和尚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復喚僧近前曰令合是汝行

又打一拂子

雪竇顯云令旣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箇時且要雪上加霜徑山果

云權衡踰濟三要三玄須還他南院始得雪竇爲甚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箇時且圖兩得相見

○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思明把師手掐一掐師曰侍者收取思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剌刺阿剌刺○上堂諸方秬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

翠巖真云遲籌惟懼決勝千里南院

雖則全機受敵其奈土曠人稀馮山語云南院高提祖印縱奪當機這僧善能當機抗敵爭奈力竭計窮如今還有本色衲僧麼出來與大鴻相見不圖鼓舞揚聲貴要宗風不墮有麼有麼如無大鴻今日大似索戰無功淨因成云全軍制勝草偃風行南院如師子搏兔亦全其力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風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師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風穴曰汝會也翠巖真出風穴語云當時待這僧擬議祇對以坐具劈口搥馮山語云大小風穴却將惡水潑人大鴻卽不然問你當時作麼生待云某甲當時如燈影裏行先師肉僧暖在你作這箇見解以拄杖打下法堂免見孤他南院東禪觀云扶南院門風還他風穴諸方往往

道伊肯這僧殊不知這僧被伊推在萬丈坑裏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牛頭南馬頭北

徑山果云

前頭答得着後頭答不着

守廓侍者典化獎法嗣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德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德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德山德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德山又休去雪竇顯云然精金百鍊須要本分錘鎚德山既以已妨人這僧還同受屈以拄杖畫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一時趕出黃龍南云德山持韓作啞雖然暗得便宜

廓公掩耳偷鈴爭奈傍觀者哂馮山語云若不登龍門焉知滄海寬直饒浪激千尋爭奈龍王不顧雲居元云大凡一賓一主須是知音同死同生方堪受敬廓侍者獨立於懸崖石上攔身倒捋虎鬚周金剛安坐於大海波心背手逆掄鱗角在檀特山前列陣向占波國裏爭鋒分明有輸有贏且道誰得誰失請諸人斷看

○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華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華嚴亦喝師又喝華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華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華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

待集衆打一頓趂出風穴曰趂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華嚴方息怒風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恠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風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西院思明禪師

寶壽沼
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

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腳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畱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

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覺勤云如今人問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上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寶壽和尚

寶壽沼法嗣

寶壽和尚

第二世

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寶壽問父母未

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寶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叅知識去寶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闌闌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寶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

昭覺勤云築着磕着當頭彰本地風光應聲應色直下無絲毫透漏還會他道得恁麼無面目麼龍袖拂開全體現

○寶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曰

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三聖曰與麼爲人非但瞎却

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歸

方丈

雪竇顯云保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只解無佛處稱尊當時這僧若是箇漢繞被

推出便掀倒禪牀直饒保壽全機也較三千里法

眼益云什麼處是瞎却人眼處雲居元衆中盡

道此語奇特大似韓獪逐塊殊不知保壽正賊不識

悞罪乎人這僧有理不伸至今受屈承天欲斷不平

之事拈拄杖云要爲天下宗師此棒別有分付未

龍新云保壽見機而作其奈三聖不甘直饒甘去未

免瞎却鎮州一城人眼昭覺勸云保壽大似毒龍

覓海雨似盆傾三聖雖然雷震青霄未助得威光一

半在可中有箇直下承當底非但瞎鎮州一城人眼

瞎却天下人眼去在天童華云叢林中商量盡道

保壽三聖是作家爐韞本分錙銖有甚交涉殊不知

二六老被這僧一撥直至如今扶不起今日莫有爲

下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天童傑云二尊宿美則

美矣若要扶臨濟正宗每人合喫一頓棒在

且道那裏是欠處具釋法眼

際上座

紙衣法嗣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

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

直下是箇甚麼行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

人又惡發作甚麼行軍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便喝

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

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

人僧錄曰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

你諸人喝下官有劔僧錄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

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

天童

華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這僧披襟敢衝白刃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教忠光云朱行軍傍若無人這僧攙行奪市雖然鉤在不疑之地爭奈二俱失利且道甚處是失利處喝一喝

南嶽下七世

臨濟下三世

風穴延沼禪師

南院顯法嗣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智恭律師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鏡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鏡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鏡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艤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鏡

清豎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鏡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鏡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調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鏡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卽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駭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鏡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鏡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鏡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劒看師曰景首甌人攜劒去鏡清曰不

獨觸風化亦自顯顓頊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
心鏡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
鏡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祗聞不已而已何得抑
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鏡清曰一句
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鏡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
哉○師到華嚴華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
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背盧都○師叅南院
入門不禮拜南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
南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喝南院於右膝拍一拍師
又喝南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

晤南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晤棒奪打和尚莫言不
道南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
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南院曰闍黎曾到此
間麼師曰是何言歟南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
也不得放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南院曰闍
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
南院曰親見作家來南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
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南
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
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

徑山杲云風穴當時好大展坐

具禮三拜不然與掀倒禪牀乃回顧冲密云你道風穴當時禮拜卽是掀倒禪牀卽是冲密云草賊大敗妙喜云你看○師因兵寇避地郢州謁李使君留於這瞻漢便打○師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驥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

亂師便下座

昭覺勤云風穴撰三玄戈甲施四種主寅明立信旗密排陣敵及至盧陂纔跨

鐵牛劃時擒下遂令牧主知歸所謂龍馳虎驟鳳翔鸞翔雖然若是崇寧待伊道有鐵牛之機劈脊便棒殺人刀活人劍還知落處麼○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

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徑山杲云這黃面新子恁麼答話也做他臨濟兒孫

未得在今日有人問徑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他臨濟兒孫和得齊只向他道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上堂

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輦蹇不立一塵家國喪亡

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

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

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

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

雲門偈云這裏卽易那裏卽難瑯琊覺云杲

卜聽虛聲 白雲端云大衆立即是不立即是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扣禪牀一下 五祖演舉了云山僧卽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虱獨蚤出 天童華云大小風穴不會轉身句 靈隱獄云大小風穴醋氣猶在何故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噉如也釋如也以成喝一喝

穎橋安禪師

南院顯法嗣

穎橋安禪師

號鐵胡

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

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與陽歸靜禪師

西院明法嗣

鄂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叅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

何西院便打師良久西院曰若喚作棒肩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

南嶽下八世

臨濟下四世

首山省念禪師

風穴沼法嗣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蔡州狄氏子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克知客一日侍立次風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邪風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風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風穴

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風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風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風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鶻鵠樹頭鳴風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徑山杲云我當時若見這時埋却更牽牛在上踟躕却須放真公出一頭始得山僧恁麼道且不是抑強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你

若識得鶻鵠樹頭鳴意在麻舍裏便識得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這兩轉語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爲甚麼風穴只肯念法華不肯真園頭若道是二爭奈落霞與孤鶻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卽是不展卽是白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白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白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風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白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風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於是各振四方開法首山

廣慧真禪師

風穴沼
法嗣

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風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常在闌闔中要且無人識風穴曰汝徹也師禮拜

徑山杲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南嶽下九世

臨濟下五世

汾陽善昭禪師

首山念
法嗣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杖策遊方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首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首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捄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遊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泊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

人曾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
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
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師爲
并汾苦寒乃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
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
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
揚○鄭工部到茶話次鄭示師偈曰黃紙休遮眼青
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曰只將此偈
驗天下長老師曰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曰檐枷過
狀師曰更不再勘鄭曰兩重公案師曰知卽得鄭良

久師嗟一聲鄭曰文寶文寶師曰在甚所在鄭曰不
容某甲出氣爭得嗔他道淹滯長老在此師曰是何
言歟鄭曰實師曰也不得放過鄭曰請師一偈師曰
不閑紙墨隨示偈曰荒草尋幽徑巖松迥布陰幾多
玄學客失却本來心○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
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
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
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
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
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叅四同真志五同徧

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叅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恠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

徑山杲云汾陽老子末後若無箇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頌云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

龍德府尹

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

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

葉縣歸省禪師

首山念法嗣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遊方叅首山首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卽觸不喚作竹篋卽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首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僧請益栢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唧師曰

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哪便脫去○師到洞山問洞山廓然無依法歸何處洞山曰三番羯磨師曰怎麼卽知音不和也洞山曰知音不和底事作麼生師曰龜毛拂子長三尺洞山曰你因什麼眉鬚墮落師便禮拜

神鼎洪謹禪師

首山念法嗣

潭州神鼎洪謹禪師襄水扈氏子嘗與數耆宿至襄

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飭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人邪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聞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隱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蒙貴來遊福嚴卽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往神鼎師笑而諾之至

十年始成叢席一朽牀爲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

谷隱蘊聰禪師

首山念法嗣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叅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百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百丈曰今日結夏○次叅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首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

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大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大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叅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大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

廣慧元璉禪師

首山念法嗣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到首山首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首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箇是甚麼盪鳴聲首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

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首
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曰某甲不疑天
下和尚舌頭也首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
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首山曰汝會也師便禮
拜經山果云你道念和尚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
他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
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你一棒 ○住後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
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甌打瓦又問風穴
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
許式郎中漕西蜀經由謁師適接見於佛前式曰先
拜佛先拜長老師曰蝦蟇吞大虫式曰恁麼則總不

拜去也師曰運使話墮式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師以
衣袖便拂式曰今日看破便禮拜

三交智嵩禪師

首山念
法嗣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叅首山問如何是佛法
的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
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
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
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
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首山
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首山曰

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首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首山以竹篋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腳廣南厮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

仁王處評禪師首山念法嗣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首山便喝師禮拜首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首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智門迴罕禪師首山念法嗣

隨州智門迴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鷓鴣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棒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盃

鹿門慧昭山主首山念法嗣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

南嶽下十世臨濟下六世

石霜楚圓禪師汾陽昭法嗣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汾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汾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謁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

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大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大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大年便喝師曰恰是大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大年吐舌曰真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大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大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大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大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大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

的大意首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大年曰祗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桂燈毬大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叅大年曰三脚蝦蟇跳上天師曰一任蹕跳大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大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遂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卽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

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大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大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

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大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大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大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大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大年曰適來失腳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大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榔示雙趺入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叅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

止三年○謁神鼎諍禪師神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神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神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神鼎回顧相雙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神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見邪師自是名重叢林○師到大愚芝和尚處芝坐間開合

子取香燒師問作麼生燒芝便放香爐中燒師指曰
訝郎當漢又恁麼去也○師室中插劒一口以草鞋
一對水一盆置在劒邊每見入室卽曰看看有至劒
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
天童華云我當時若
見便去左耳邊低聲地下一轉語待他貪觀天上却
與一指擬議拔劒便斬葛枯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趕
散○師冬日勝僧堂作此字三三三几弭拙其下
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
放桑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
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
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

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
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
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
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
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
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
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
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
尤畱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歎久之師哭
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

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

法華全舉禪師

汾陽昭法嗣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尚處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

曰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隣爭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却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尚處覺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長老如麻似栗拂袖而出覺問侍者此是甚麼人侍者曰舉上座覺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

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覺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覺遂作禮曰某甲罪過經山果云賓則始終實劉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具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經山信云拳來脚去此是衲僧家本分鉗鎚若將破提盤盛水救火非惟不能息其酸笑殺傍觀者三十年後有人說○示衆云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譚玄口不開經山果云作賊人心虛○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菴主舉頌曰絕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瞥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菴主曰

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菴主曰滿盞油難盡師曰見後如何菴主曰多心易得乾

芭蕉谷泉禪師

汾陽昭法嗣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省同叅慈明禪師慈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曰未在更道師作虎聲慈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慈明置禪牀上慈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山有湫毒龍所

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師與慈明暮歸捉慈明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師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師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徑山信云谷泉作風作顛毒龍不敢動其一毫毛慈明老老大大猶有這箇在頌云谷泉忒殺作風顛一撥龍淋浪括天雷雨至今抱死草中眠○師因倚遇上座來叅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腳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聾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腳僧揭簾便入師攔臂搗住曰我這

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間餠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

龍華曉愚禪師

汾陽昭法嗣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五祖

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人大話頭也不照顧五祖便喝師亦喝五祖拈棒師拍手便出五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

天聖皓泰禪師

汾陽昭法嗣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琅邪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琅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琅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琅邪一坐具琅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琅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

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琅邪曰且坐喫茶

龍潭智圓禪師

汾陽昭法嗣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汾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卽不消得汾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汾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喝汾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汾陽來日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汾陽曰彼現那叱又作麼生師便換拄杖汾陽喝曰這回全體分付

浮山法遠禪師

葉縣省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嵩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衆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殒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卽令擲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

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祗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

金山曇穎禪師

谷隱聰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嘗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

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大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大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固然遂謁谷隱舉前話谷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谷隱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谷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谷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谷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谷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曰執事元是迷

契理亦非悟谷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谷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谷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曰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谷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涕唾

師乃自唾一唾

大乘德遵禪師

谷隱聰
法嗣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谷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永慶光普禪師

谷隱聰
法嗣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

室次谷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

駙馬李遵勗居士

谷隱聰
法嗣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谷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屈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劍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聾堅曰

一箭落雙鵬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堅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公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尼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

谷隱聰
法嗣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偶上藍薄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家底上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上藍却問百

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上藍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上藍曰也是弄精魂

華嚴道隆禪師

廣慧璉
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石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小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

省石門盡授其洞上厥肯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使我擎甕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甕子詩聽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

文公楊億居士

廣慧璉法嗣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

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廣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廣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祇彈指也廣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廣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廣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丞相較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廣慧曰這裏卽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廣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蹠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

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利況南閭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廣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廣慧曰楚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呌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又手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

師如何相救環乃槌脅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都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都尉卽至公已逝矣

教外別傳卷八終



九

三